

MALAQINFUXIAOSHUOSANWENXUAN

玛拉沁夫小说散文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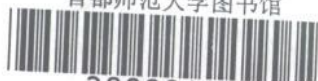
I217/93

瑪拉沁夫小說散文選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2·呼和浩特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98495

898495



玛拉沁夫小说散文选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8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75 字数:200千 插页:3

1982年6月第一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500册

统一书号:10089·223 每册:1.00元

玛拉沁夫小传

每个作家，各不相同，但都有他的文学第一步。我的文学创作活动是与文艺学习同时开始的。我开始写作时，还是孩子，才十五周岁。那时在文工团里看一些戏，读一些作品，就想把自己所经历的有限的一点战斗生活，也写成戏，写成作品。我开头写文艺通讯、特写、小演唱，后又写剧本。与此同时，我以自己象小牛犊一般壮实的体格，和火一样旺盛的青春精力，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阅读当时能够接触到的古今中外各种文艺作品。就这样边干边学边写的过程中，度过了五个年头。

我从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后，开头几年的战斗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但那种生活，对我们这些“小鬼”们，却具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啊！一九四六年冬，我跟随部队，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穿着一双露着脚指头的夹鞋，没有皮帽子，用手巾捂着耳朵，踏遍热辽千里雪，徒步转移好几个月。可当时一点都不感到苦，心里总是热乎乎的，可高兴哩！此后，我参加了我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后的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随着东北战局的变化，沈阳解放的第二天，我们就开进了这座著名的城市。最令人难忘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一天，我和剧作家赵克图纳仁等同志，正在合写一部歌颂民族团结的多幕话剧。这是个良好的开端，从那以后，我在许多短篇小说、散文、电影剧本、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创作中，都没有离开歌颂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

团结这一主题，虽然在题材、角度、写法上各不相同。我认为一个少数民族作家，应当多写歌颂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团结为主题的作品。在创作上，应努力表现出民族特点和地区特色，以及作家本人的艺术风格。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是平庸的作家。

一九五一年，我在科尔沁草原作群众工作，写出我的第一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这是我第一次写小说，写完后，我便请教与我一起工作的安柯钦夫同志：“你给我看一看这篇东西算不算小说？”他看完后说：“大概算小说。”我便鼓起勇气，投寄《人民文学》，该刊很快便以头条位置发表出来，并得到文艺界和报刊的重视和好评。人们开始称我为“作家”，可我这个“作家”，直到那时还不知道什么是小说。

一九五二年我被调到中央电影剧本创作所，与海默同志、达木林同志合作，把《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改编成电影，即《草原上的人们》（长影摄制），该片曾获得中央文化部颁发的故事片奖。一九五二年秋，我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当研究生，在那里我得到许多著名作家的指导，丁玲同志担任我的辅导员。他们的亲切指导与帮助，对我树立正确的创作观，打开艺术视野，和提高观察生活的能力与艺术表现能力等方面，有极大的教益。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使我有充分的时间和很好的条件，接触古今中外的广阔文学领域。上述这一切，成为我后来能够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基础。

为了进一步深入生活，完成我从一九五二年开始酝酿的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我于一九五四年从北京返回内蒙古，在一个旗里担任党的负责工作。在这一年里，我出版了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春的喜歌》，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批少数民族会员。

一九五六年完成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上部），这部作品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文艺评奖的文学一等奖。

我曾两次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出国访问和出席亚非作家

代表大会，也曾以内蒙古艺术团负责人身份赴非洲三国访问。我的作品被译成英、法、日、俄、世界语等文字，个别作品被外国收入语文课本中。

一九五九年以后，我又写了三部电影：一、《草原晨曲》（由我执笔，长影摄制）；二、《沙漠的春天》（一九七六年，长影摄制）；三、《祖国啊，母亲！》（一九七六年，上影摄制）。

我除写长篇小说和电影剧本之外，更喜爱写短篇小说和散文。从我发表的几十篇短篇和散文中，我曾编选出版过一个集子《花的草原》。对这个集子的长处与短处，茅盾老曾写专文予以指导（见该集序言）。我将用毕生的努力回答茅盾老对我的鼓励与期望，即：成为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

近一两年，我格外喜爱写散文。散文很不容易写。有一篇一千字的散文，我用半年多的时间才把它落到纸上。散文象诗，但又比诗更充实；它又象短篇小说，但比短篇小说更重情、重意、重文字。我想多写些散文，它能磨炼我的艺术提炼能力和文字表现能力。我出过一本散文集《远方集》。

林彪、“四人帮”作害时，我受到了残酷的迫害。我“荣幸”地被定为内蒙古文学界第二号“阶级敌人”，在《内蒙古日报》等报刊上被点名批判（有的以社论的形式）几十次，被扣的帽子不下三二十个。当这些诬蔑不实之词统统被推倒以后，我先后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副局长、内蒙古自治区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职务；现任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和《民族文学》副主编。

今后，我将用几年时间，把长篇小说《茫茫的草原》没有写完的那些部分写完。同时写些短篇、散文和电影剧本；并准备写一部历史长篇小说《忽必烈汗》。

我一九三〇年生于辽宁省吐默特旗，从小家境贫困，靠哥哥给王爷当奴仆，使我读了几年书，主要学蒙文。我的文化的提高

主要是在参加革命以后。我能取得一些创作上的成就，主要是革命队伍的锻炼和党的培养的结果。

我已经五十岁了！再不抓紧时间拼命写作，大好时光，一去不复返，怎么得了？在今天这样大好形势下，我脑海里想的只是一个字：干！



玛拉沁夫

目 录

第一辑 小说

踏过深深的积雪·····	(3)
活佛的故事·····	(14)
家庭舞会·····	(24)
大地·····	(41)
审 戏·····	(48)
荒漠·····	(52)
诗的波浪·····	(58)
花的草原·····	(70)
女篮6号·····	(90)
在墨绿色球台旁·····	(109)
歌 声·····	(126)
琴 声·····	(142)
路·····	(155)
迷路·····	(166)

山大王	(175)
杨芝堂	(185)
“奴隶”村见闻	(190)
腾戈里的日出	(202)
春的喜歌	(228)
科尔沁草原的人们	(239)

第二辑 散文

飞往非洲	(259)
“你好!”	(265)
缝纫鸟	(270)
旅行家树	(274)
相思豆	(276)
非洲鼓的怀念	(281)
滇池茶花	(285)
叮咚,叮咚	(289)
峨眉路上	(292)
神女峰遐想	(296)

雪峰情思	(301)
海湾的黄昏	(305)
白云鄂博，富丽的宝山	(308)
日出	(313)
旅伴	(318)
篝火旁的野餐	(325)
捕鹿的故事	(332)
神鸟	(338)
“没有春天，咱们会去创造！”	(342)
展翅金鹰关不住.....	(349)
牧民中的诗人，诗人中的牧民	(355)
巨匠与我们	(360)

第一辑

小说



踏过深深的积雪

春节前，天气变得格外暖和，冰雪融化，野外大路上，象刚下过雨似的泥泞。空气中散发着湿润的气味和泥土的清香，使人心醉！在塞外大地上，这么早就听见春姑娘的脚步声，确是不多见的。

在战争年代的一位老首长，与我同住一个城市，但平时大家一年忙到头，很少有个闲暇时间，到一起说几句开心的话，抒发一番各自的情怀。特别是我那位老首长，过去一说打仗就拚命，建国以后，一提工作还是拚命，可以说为人民拚了一辈子命！然而，象这样的人，在前几年，也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关了数年监牢。那一年她刚被放出来，正赶上春节，大年初一清早我就去给她拜年，实际上也是对她的出狱表示慰问，却没料到扑了个空，听她家人说，她到牧区跟牧民们一起过年去了。当时她已被重新任命为牧业局局长。一个老战士，数年离开了自己的人民，出狱后马上奔到群众之中，同人民共度新春佳节，那种真挚热切的心情，我是完全理解的。

从那以后，我曾连续三个春节去给她拜年，但她都是到牧民当中去了。她的“老头”，是军区副司令员，每次都是向我摊开双手打趣地说：“我这个当将军的，年年春节还得给她当值班

员。有什么办法！”

今年我想别再让老将军为难地重复他那句话了。索性在年三十，提前去给老首长拜年，总是会见到她的。

我踏着泥泞的大道，不由地想起老首长传奇般的历史。在那千里草原遍地泥泞、生灵涂炭的年月里，这位老首长，是赫赫有名的草原女英雄。当时她才二十七岁，身穿一件红蒙古袍，脚蹬一双红马靴，骑的是一匹枣红马，真是上上下下一色红，名副其实的红司令。她骁勇凶悍，双枪双马，指挥一个骑兵纵队，纵横驰骋于塞外沙场，屡建奇功……

红司令名叫洪戈尔，我呢，那时是个才十五岁的小鬼，个子还没有大盖儿枪高，就给她当通信员。

三十多年日月，转瞬逝去，如今我已年近半百，但在老首长面前，永远还是个小鬼。我依然怀着一个战士前去会见司令的激动心情，来到了洪戈尔同志的家门外。

正当这时，一辆北京吉普从院里开了出来。忽然我发现开车的正是洪戈尔同志，好象她也看见了我，很快把车刹住，跳下车来。

她身穿一件皮夹克，脚穿一双黑马靴，有点象飞行员的打扮，威武潇洒，不减当年，如果没有那满头苍苍白发，谁会想起日月的流逝呢？

我走过去同她握手，打趣地说：“你还是那么威严，可惜只缺那匹枣红马了，我的司令！”

她惨淡地笑了一下，说：“就是那匹枣红马活到今天，我也骑不了啦！现在我可娇气得不得了哇，别说骑马，就是坐吉普车还腰疼！活见鬼！”她的声音在微微发颤。

这时我想起，她不但在战争年代曾两次负伤，特别令人痛心的是几年前在监狱里腰椎又被打断了两处。我后悔不该提起枣红马而引起她痛苦的回忆，赶忙转过话题说：

“每年春节我来给你拜年都扑空，今年我是提前拜早年来了。”

痛苦的表情，从她脸上顿然消失，她仰起头发发出军人的爽朗大笑，用力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你如果晚来一步，连这个早年也拜不成罗！”

“你又要外出？”我问。

“走吧，跟我一起到草原上过去年去！要不要向你夫人替你请假？你们这些人哪，都得‘气管炎’（妻管严）啦！”

我回答说：“不，我没有气管炎，这几年城里肉食供应少，我得的是‘胃溃疡’（胃亏羊），这病吃两顿手扒羊肉，就能见好。”

我们又是一阵开怀的大笑，随后她说：“那好，上车吧，牧民专会治这种病。”

我们上了车。洪戈尔同志已经是六十岁的老太太了，但她从来都是自己开车，我反倒俨然象个首长似的坐在旁座上。

车的后座上放着一件褪了色的红蒙古袍，除此之外，她再没有带别的东西。我看不出她这次外出要去什么地方，多长时间。

“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我问她。

“没准，跑着看吧！”

“跟下面打电话招呼过没有？”

她把头一歪，两条浓眉猛然向上挑了一下。我知道老首长的脾气，这是对我说的话不满意的表示。

我赶忙解释说：

“我是说大年过节的，不先打个招呼，怕对人家不方便。”

“有什么不方便！随便你走进哪一户牧民家里，当他们知道你是从城里特地赶来跟他们一同过年时，他们都会把你当作亲人看待。”

这时越野车开始在大阴山公路上缓缓向上爬行。山高风紧，雪海茫茫，与山前判然不同，毫无春意，然而那北国群山的严冬景色，倒也另有一番壮阔气势。

我望着车窗外披着雪衣的起伏山峦，暗自思忖：洪戈尔同志每年到牧民当中过春节，看来是经过认真考虑的。根据我对她的

了解，凡是她认定要坚持做的事情，常常带有几分哲理方面的探讨。我想了解一下她的意图，便说：

“到牧民中过春节，看来你是把它制度化了。”

她没有马上回答，看去象是在观察前面急转弯处有无对面开来的车辆，其实，她可能是在斟酌对我的回答。过了那个急转弯的地方，她反问我：

“小鬼，我们搞社会主义三十年了，我们走过的道路，就象这条盘山公路一样曲折艰险，我们付出了极其高昂的代价，我们的党，我们这些老党员，应该得到一条什么教训呢？……”

我希望她说下去，没有插话，也没有提问。

“那就是：时刻要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

“老百姓在想什么？……”我不由地重复了一遍。

“是的，对我们这样一个在八亿人口的国家执政的党，对我们这些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党员，这个要求不算过苛吧？”她接着说，“过去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时，我们知道老百姓在想什么，搞土改，民主改革和建国后的一些年，也比较了解，但是后来，我们的有些干部对人民群众在想什么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却越来越忽视……”

她沉默着、沉默着，显然，历史的回忆在袭扰着她。突然，她提高音量，以带有几分激动的声调说：

“过去的事毕竟已经过去了。可是今天，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还念那本老皇历，老百姓能答应吗？在我们面前有多少新事物、新问题啊，蹲在家里你能解决？活见鬼！”

“你就是为了这个到牧民中去过过年？”

“是啊，在瑞雪飘飘的除夕之夜，或在阳光明媚的初一清晨，我们同牧民共饮一杯酒，同唱一首歌，在酒热茶香之余，欢声笑语之中，他们不再把你当成‘达日嘎’^①，你的心同他们的心紧

① 达日嘎：蒙语：首长或领导。